

高球进奥运，  
中国高尔夫价值观将现惊天大逆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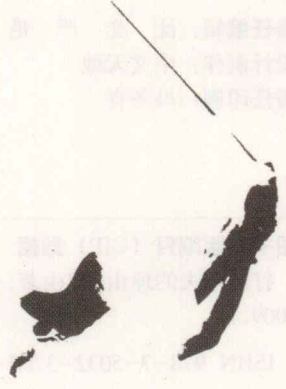
# 打高尔夫的理由

理由

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 打高尔 夫的理由

理由  
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责任编辑：沈奕 严艳

设计制作：中文天地

责任印制：冯冬青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打高尔夫的理由/理由著.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5032-3700-3

I.打… II.理… III.高尔夫球运动 IV.G849.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68415号

---

书 名：打高尔夫的理由

---

作 者：理 由

出版发行：中国旅游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甲9号 邮编：100005)

<http://www.cttp.net.cn> E-mail: [cttp@cnta.gov.cn](mailto:cttp@cnta.gov.cn)

发行部电话：010-85166507 85166517

制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金吉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09年10月第1版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 张：10.75

字 数：160千

定 价：35.00元

I S B N 978-7-5032-3700-3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昔日风沙口如今草木葱茏



目录  
CONTENTS

- |     |          |     |            |
|-----|----------|-----|------------|
| 001 | 绿茵之恋     | 109 | 来自圣安德鲁斯的礼仪 |
| 023 | 迷若禅宗     | 123 | 球场的性格      |
| 037 | 天堂里刮大风   | 133 | 三山六水一分田    |
| 049 | 高尔夫角色心理  | 145 | 你还能打几年     |
| 067 | 从东海岸到西海岸 | 153 | 此情可待成追忆    |
| 085 | 候鸟日记     | 157 | 高尔夫的气质     |
| 103 | 高球蒙太奇    | 167 | 后记         |

## 绿茵之恋



几次遇有媒体采访，都问起我结缘高尔夫的原因。其实不用提问，就连自己也纳闷儿——事过多年，我仍然不时地反问自己，当初为什么沾上高尔夫这玩意儿而不可自拔？

人到一定年纪，就不大相信那些老少学究们的箴言，例如“性格即命运”。依我之阅见，命运即偶然；命运虽然跟性格有点儿关系，却也大不过偶然性。

十多年前的一个深夜，我早已酣沉入梦，突然被座机急促的铃声吵醒，电话是一位朋友打来的。大凡相熟的朋友都知道我有早睡的习惯，从来不会午夜相扰。我在睡意朦胧中抄起电话，当时第一个反应是向对方问道：“你是不是有坎儿了？”

朋友说：“是。”

“呵！”我说：“现在我过去一趟。”

我赶到朋友住处，听他叙述一番眼前境遇。原来他正面临着纪律检查部门严格的调查。我俩把一件又一件可能惹麻烦的事梳理一遍，思路渐渐清晰了。那些事大多是鸡毛蒜皮而不足为虑，其中唯有一个问题凸显出来——他的部下热心张罗给他买了一个高尔夫会籍。

当时中国高尔夫刚刚起步，我所在的南方一个城市开办了第一座18洞的球场。而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就连高尔夫影儿还没见过。高尔夫似



乎是一桩新鲜、神秘又有所忌讳的事，而且所费不菲，有可能逾越审计的红线。

我问：“你打过球吗？”

他说：“一次都没打！”

“那好办，你把会籍转给我不就行了。”我说：“你就说发现此事不妥，自己已经主动解决了，知错就改，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还能把人怎么样！”

为解朋友之忧，我在会费之外又搭上一笔额外的手续费，从此拥有了第一个高尔夫会籍。

不过，我有很长时间没去过球场，甚至压根儿忘记了这个碴儿。

那时我一门心思扎进企业里，每天面对着看不完的报表、写不完的条例和开不完的会议，当然也得面对着无穷无尽的疏漏、缺憾与扯皮。文人办企业一旦钻入牛角尖儿，那传统的完美主义真是无可救药，总想把每个项目做得宛如行云流水，而其结果总是磕磕绊绊。

有一次需要安排饭局应酬，不知缘何心血来潮想到球场会所。我从住处到球场仅有 15 分钟车程；从写字楼则更近，大约 10 分钟，是既方便又清静的去处。于是，我如约来到球场，在会所餐厅一张靠近落地窗的桌边坐下来。至此，我还从未摸过高尔夫球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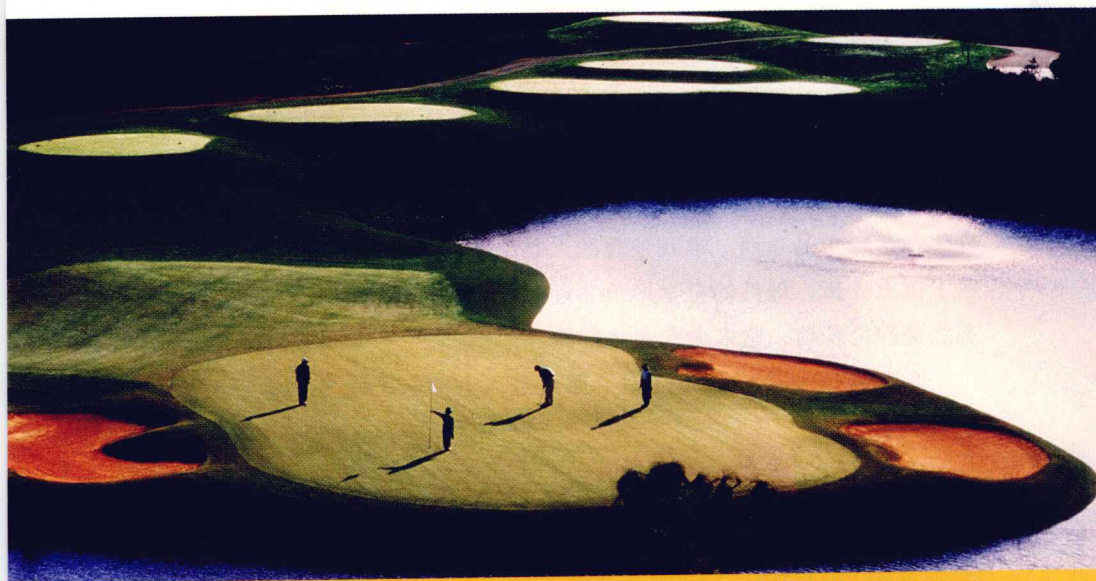
我顺势向窗外扫视一眼。这扇窗恰好凭临 18 号洞果岭，由低向高远眺，可见 400 多码以外高耸的发球台。我顿时被所见到的景色震慑了！

## 奇妙的玄关



我不是摸过球杆才对高尔夫上瘾的，而是在对球场的匆匆一瞥中油然而生惊艳之感。

其实，我从会所落地窗前眺望的景色只是一条普通的球道。此后我见到许多更加雄奇美艳的球场，在大洋彼岸，在大湖之滨，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然而，后者对我的视觉冲击都不如第一次来得那样猛烈，那几近发生一次心理事件。



依傍湖畔的果岭美如画

我想，这与我当时的生存状态有关。

从20世纪80年代末，我就置身于钢铁与混凝土建构的森林中，每天生活一成不变。清晨离开一个水泥制作的匣子，钻进一个钢板制作的更小的匣子，移向另一个被玻璃包围的匣子。这期间在香港的十多年中，从寓所到写字楼皆设有升降汽车的电梯，真可以做到经年累月足不出户，与大自然的界面完全阻隔。一个人早已忘记阳光绚丽、月光皎洁和星空灿烂；也忘记了冬寒夏暑、风啸雨潇和鸟语花香。更加荒谬的是，怠惰与麻木令自己从未对异化的生活方式有所反观。

我坐在会所落地窗前，满目是春天一派鲜嫩的新绿。这条球道铺展开大自然几样常见的景观：蓝天、碧草、丛林的摇曳和水的涟漪。此刻，我的思绪从喧嚣的外部世界中脱逸出来，变得宁静、明澈；同时似有一种遥远的童年记忆被唤醒，一股想要冲出去漫山遍野奔跑的强烈欲望在涌动……

也在这时，我体悟到高尔夫球场犹如一个奇妙的玄关。它离城市如此切近而可触摸，推开一道门，身后是人流滚滚的红尘浊世；再推开一道门，迎面就是万象清新的大自然。

话说开来，我在一瞬间所经历的心理悸动，与很多球友连同更多生





活在城市中的人们一样，是在社会现代化变迁中起伏翻腾的一个心理泡沫。现代化真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开辟生活新天地的同时也无情地削去许多弥足珍贵的东西。唯我独尊的人类中心主义面对生态环境危机，遭遇了沉重挫折，理性的哲学导致非理性的灾难，转瞬间对久违的自然生态之美趋之若鹜，这多少有些戏剧性。

诋贬高尔夫是绿色海洛因，那只是人云亦云的皮毛现象，远未及真义。

此后又过了多年，当我已成为一名出入许多球场的常客时，方才悟出我从诸多颇富刺激性的球类运动中选择高尔夫的更深一层的意识。我这一代人经历了“文革”与市场经济两个恍若天壤的年代。在“文革”与“市场”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极端语境之间，难道有什么共通的元素吗？

有。那就是人事的厮搏与缠斗。不论此语境出于世俗或出于经典，都让人有点儿累得慌。

高尔夫不设敌手，好赖全在自己。伫立于天地间孑然一身，它是对“现代人事疲劳症”的反叛。

### 师徒爷儿俩



我的师傅启蒙我的时候还在跟着人接受启蒙。

初学打球那阵子，国内高尔夫教学系统远不如现在这般遍地开花。那时正经八百学球的人不多，扬名立万教球的人更少。在中国南方的练习场上，我偶然遇到的启蒙教练是来自北京的王磊。

一米七几的个头，胳膊长腿也长，肩宽体硕，击出球又远又直，即便说此人能教标枪铁饼都有人信；一个女孩子取了三个石头垒起来的名字，这些都足以把人震住。我与一众球友自然归到王磊的麾下，认她做师傅。

不过，当时的王磊尚未转职业，正在师从谭国华教练学球，学得十分刻苦。王磊的徒弟们都盼望小师傅早日出师，打出点名堂成为大师

傅。这一特殊的教学链条引出许多古风犹存的故事。

小师傅从未向我收过学费，白教白学的事今天听着都新鲜。她的挥杆幅度大，流畅舒展，清晰的动作就是很好的示范。而教学风格是点睛式的，一语中的，不啰唆：

“瞧！左脚又动了，怎么就顶不住呀？”

“记住，一切劲儿都往前使！”

“注意左手往下拉，您这是用右手抛杆儿哪！”

一口流利卷舌的京片子，率直、尖锐、热心肠、没有胡同串子的油腔，一听就是体委大院里长大的。我也是老北京，北京人讲老礼儿，开玩笑也不乏分寸感。我对她一直尊称教练，她对我一向称“您”，论辈分则称“爷儿俩”。

打完球，徒弟们对师傅唯一的酬谢是找一家就近的餐厅，顺着师傅的胃口点几样菜。每次吃到后来，男士们挺着肚子撂下筷子，王磊就说：“不能浪费呀，由我包圆儿吧！”在众目睽睽之下，风卷残云一般把大盘小碗扫光。在这减肥不要命的当今，看王磊吃饭真是痛快淋漓！

王磊终于通过职业考试，一时间各种名目的比赛也多起来。这时我已拥有其他球场会籍。王磊为了赛前备战，便与我去比较陌生的场子练球。

此刻王磊显得格外较真儿。一记铁杆打歪了，脸色顿时阴沉下来，我在一旁说风凉话：“好像有人欠你二百吊似的。”她似乎想嘀咕什么，又咽了回去。如果在果岭上没推进，更是沉默得发蔫儿，只是低头来回来去枯燥地重练，看得出职业球手的精神压力。在冬日寂静的果岭上，只听大北风在头顶呼呼作响。那一刻我曾想到，如果不是有特别原因，做职业球手还不如业余时玩得开心。

大凡北京人在冷场时都会有一种不思而得的幽默来逗乐。我说：“教练，问你几句歇后语吧！”

她意识到这样有利于加强抗干扰能力：“您问吧！”

北京许多歇后语都有关屎壳郎，这个小昆虫是轻松的话题。

我问：“屎壳郎戴墨镜？”

她一面推球一面想了想：“——昏天黑地！”



“屎壳郎戴花？”

“那谁不知道——臭美呗！”

“屎壳郎戴花推碾子呢？”

她抬起头来，一脸茫然。

“这还不简单——转着圈儿地臭美呗！”

她拄着推杆笑弯了腰。

跟着王磊，我也练出一手不发怵的推杆。

后来王磊回到北京去做北高的副总，我也曾请过几度交钱的教练，包括师出正宗的洋教练。大多是照本宣科流水账——握杆、站姿、短杆、长杆、下场兜一圈儿、拜拜！教练边教手机边在狂响，课程转瞬即忘。只道花钱一定比不花钱学得好，岂知有时花钱还不如不花钱。

## 德久的老古董



谚云：有钱的换球杆，没钱的改动作。

我不能确定德久先生是否舍不得花钱买一支新球杆，但我第一次见到他那支1号木时着实吃了一惊。那支1号木的杆头大小只相当于如今的5号木，黄褐色的漆面早已斑驳脱落，从颜色到形状都是仿照古老的柿子木杆，还在杆头底部粘贴两块铅条配重，显得陈旧不堪。我猜，那是早期由木制杆头转为钢制时的过渡型产品，少说也得有20年的“杆龄”了。

德久是日本人，头发斑白，已年过花甲。他在我居住的小区会所经营一间日本料理，餐厅门窗正对着游泳池；偶有闲暇，我便到他那里小憩，喝杯清酒。德久的妻子是中国人，两口子亲自下厨，做的日本锅贴尤为美味。他说，这才是地道的日本口味，而今即便去京都或大阪也找不到了。

有一天，我发现餐厅墙上增挂了一些照片，有一张横幅是德久挥杆的连拍，从站姿、起杆、上挥、下杆、击球、顺势到收杆动作，就跟杂志上的专业示范一模一样。

我问：“你常下场吗？”



## 障碍重重的球道

“年轻时在日本喜欢打球。”他说：“现在餐厅离不开人，很少打。”他的餐厅做得确实不易，在他之前是香港人经营，因门庭寥落难以继，由德久接下来，一切亲力亲为。

我说：“等你有空时我请你打球吧！”

过了多日，德久打来电话，说他有半日空闲。

我与他来到球场，看到他从一个家伙不全的球袋里抽出那支老古董的1号木。如今各大品牌的driver以一年一款的速度更新换代，杆头大得快赶上电饭煲；我心中暗想，如果换了我，真不知怎样用那小玩意儿开球。

德久先生可能因久不摸杆，打得并不稳定。但他那老古董只要击中球，总比我远几十码。我发现他在转洞时，常找一个不碍事的地方轻柔地练习久旷的挥杆动作，看得出基本功极好。

德久餐厅的生意日见佳境，在他身边聚集了一批长住中国的日本球友。听说德久年轻时在某大商社任职，生活优渥，花费大度，经常出入球场，练得一手好球。但退休后境况不大顺意。

随着餐厅的好转，他的球技也渐振雄风。这天，我约了一位山西省



摔跤队的朋友和德久一起下场，在全场最长的5杆洞，只见60多岁的德久把腰一拧，用那老掉牙的家伙一杆开出300多码，又用4号铁打出200多码，把球撂在旗杆边——直看得我和山西的彪形大汉目瞪口呆。即使职业大腕来打这个洞，也未必如此笃定。

再后来，在一场小型比赛中我接连打出一串Slice，德久看了直着急又不便言语，就走过来握住我的左手向内一转，变为强势握杆，尽管是临阵磨枪，却再也不打Slice。由此我相信，换杆不如改动作，换什么球杆也不比手腕子一抖瑟的变量大。

过了年，会所餐厅要加租金，业主是大名鼎鼎的和记黄埔。小本经营的德久无力与之讨价还价，从此一去音信渺寂，令我徒生感慨。

我想到，对于年轻时就与高尔夫结缘的德久来说，晚年享受高尔夫似乎更重要，祈盼他能遂愿。

## 花儿与老人



如今，说明一个人的籍贯、出生地、居住地、工作地及所持证照，是十分拗口的表述，往往是几个互不相同的答案。我生在北京，户口也在北京，有此两项即可化繁为简，一向自称北京人。

亦因此，我唯一参加的球队也在北京。这个球队尤其值得称道的老队长是荣高棠。

老队长的名字与许多词汇同义——正派、豁达、谦和、宽厚、健朗、敏捷、一生传奇、居功不傲、人缘儿颇好……

我与荣老除了球缘，还另有一层文缘。如今很少有人提到的这位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者，早年曾是一位活跃的文艺工作者。荣老与文艺评论家陈荒煤都是抗日时期著名的北京学生话剧团的创办人，我对这批在敌占区昂然走过许多生死关口的文艺界老前辈，一向从人格上高山仰止。而我出版的第一部文学选集则是由荒煤先生作序。

自从有机会与荣老谈论高尔夫，我就怀着巨大好奇心，总想向他问及一个奥秘：他已年过90岁，因何走路腰板笔直，肤色白里透红，目

光清澈如水，说话中气十足发出厚重的胸腔共鸣，思路敏锐，记忆力超群？在他身上看不到衰老的痕迹，相反却散发着生命的阳光。这已超乎一般养生之道的意义，简直是生理学的奇迹！

这年冬季我在南方，接到北京朋友打来的电话，说是荣老一行人将来南方，在广州停留时请我协助照料。我设想饮食安排要有当地特色，因此一连两次晚餐都是不同款式的粤菜。

第一晚荣老在席间谈笑甚欢，我问及如何保持健康的话题，荣老的回答是，他的健康状态与遗传基因有关。他举出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证明——当他70多岁时，他的老母亲还替他洗衣服。至于心胸开阔和习惯良好之类的道理，仅是一带而过，并未刻意强调，更显出他的心境淡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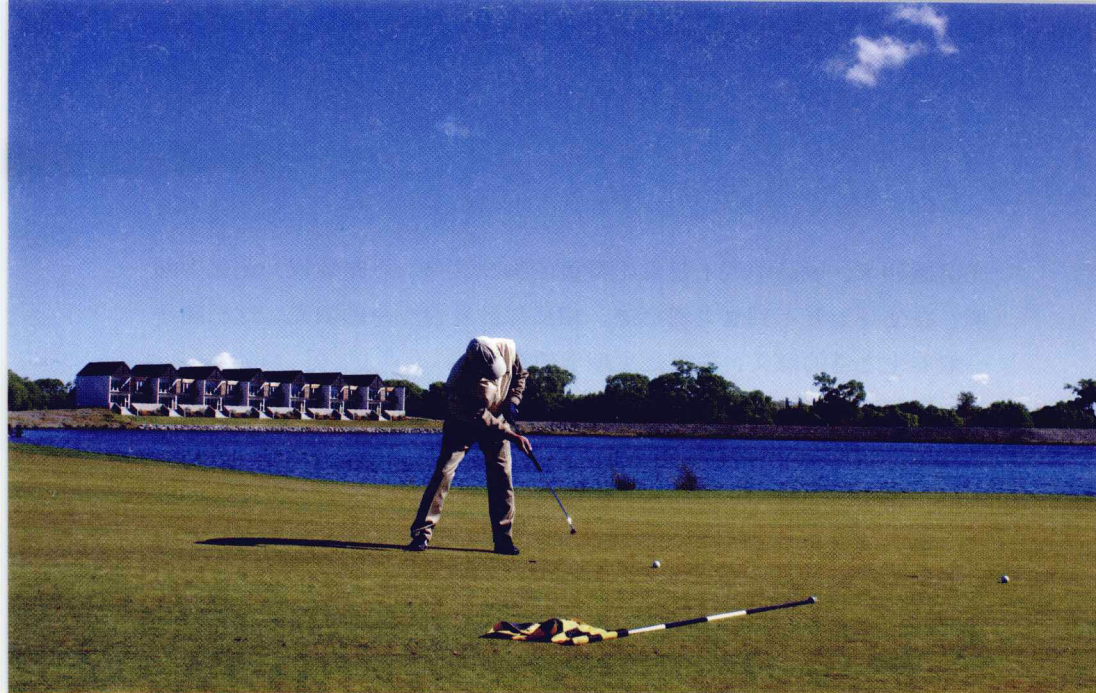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至今也未曾向北京的朋友透露，因为此事太蹊跷也令我太跌份儿。我虽然在南方生活多年，也常在各地奔波，却顽固地保留了一个“北京胃”，经年习惯于面食。那晚在吃过以海鲜为主的粤菜之后，躺在床上胃里翻江倒海，体温高烧不退，同时一股焦虑涌上心来，未知荣老贵体可安？好不容易盼到天亮，托人打电话从侧面试探，方知荣老一切如常，早已出去散步了。

同用一餐，老人家安然无恙晚辈却折腾得够戗，我自十分惭愧。几经挣扎想要爬起来赴第二晚的约会，实在力不从心。只好请同事代为出面，并用另一番遁词替我开脱。

待我身体复元，扮做没事人儿似的赶到珠海去看望荣老，他正准备下场开球。清晨的阳光映照他的鹤发童颜，那生动的脸色在我心中定格。

正是有此定格，当我听说荣老仙逝时的震惊、惋惜就来得更加强烈。遥想中不知缘何眼前一瞬间浮现出北方山区中一种绚丽的花朵。那种花总是应合清晨第一线阳光猛烈绽放，开出五颜六色，备显生命的壮丽；而在太阳落山之前又突然消失，迅疾得没有凋零的痕迹，没有过渡的间隔……

留在世上唯有美丽而没有予人负担，我由衷景仰这样生命的格调。



作者的新西兰之旅

## Hole in one 的惶惑



第一次打 Hole in one 本应是可喜可贺的事，但我却有一种不足挂齿的感觉，因为那一击简直是精神恍惚。

那是在一座山地球场的 12 号洞，150 码，发球台很低，果岭很高，像个大炮台。不光看不到球洞，就连旗杆也只能看到小尖尖，搞不清究竟插在哪里。果岭左侧是沙池，我本能地瞄向果岭右侧，心想先把球打上果岭再说；估计 10 个球友有 10 个都会这样选择。

岂料一杆挥出去有点左拉，小白球偏向旗杆左侧飞去，其间需要飞越那长长的沙池。我与球童一起踏上果岭，只见嫩绿色的草坪一片空荡荡，没有球的踪影。有趣的是，两个人的第一反应不约而同都是负面的——糟糕！

于是，我顺着沙池边去找球，球童蹑着长草去找球，极尽想象力地去搜索小球可能隐藏的地方，找来找去直到完全泄了气。我已决定放弃，径直向球车走去；而球童在经过旗杆时顺便向洞内溜了一眼，顿时高兴得跳起来，喊道：“Hole in one!”

我当然也很开心，一边走一边美滋滋地回味着，忽然想到不对劲儿，这算怎么一码事呢？若论球技好，根本谈不上，我明明想打直球却打出左拉。若论运气好，似乎也不沾边儿，运气的前提起码得有清晰的意愿才可能撞上，而我却连接近洞口的意愿都没有，只能上果岭就心满意足。这只是误打误撞，歪打正着而已。

幸好那时打个一杆进洞就抓狂还未形成时尚。没有上榜扬名，没有立碑刻字，不需向全场几百员工派发红包，也不需广邀亲友大摆宴席，这股子“Hole in one崇拜”几近原始文化图腾。因此更不必去保险公司买个一杆进洞的险种。我只是把这粒球收藏起来，贴个标签，注明日期和地点，留做小纪念。

美国专家用概率论推算，业余球友打5000场球有一次Hole in one的机会。我那时打了不过几年球，就算每年充其量打200场，至此也只打2000场球。但是，时隔不久又打了第二次Hole in one。

这次是在一座湖滨球场的7号洞，170码，旗杆和洞口历历在目。果岭左侧是斜坡，右侧是沙池和更陡的下斜坡，傻瓜都知道要向果岭左侧瞄准。我只盼这一杆不要砸锅，别飞入左侧树林或弹上马路。但这一击稍稍有点儿Top，球路略低，落在果岭左侧的斜坡却冲力较大，由右向左画出一条十多码的曲线滚向旗杆，远看仿佛洞口有一股磁力把球吸入洞中。在场的人都看得清楚，唯独球童没看见，懵里懵懂地问：“球哪里去了？”

“你开车去把球从洞里取回来，”我说，“我们在这里等你。”

这次我获得一张漂亮的证书、一张去塞班岛和另一张去老沃旅游的免费机票以及酒店招待。我将证书摆在客厅博古架上，而机票则半年有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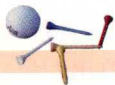
我知道机票是跨国赌场抛出的诱饵，也知道Hole in one并不意味着将要鸿运当头、暴富暴贵或者会遇上什么桃红柳绿。半年过去了，什么事都没发生。再有，我也终于弄明白，如我这般不稳定的业余球手，下次再想打Hole in one，千万别瞄着洞口，愈瞄愈没戏！

我惶惑，难道不瞄准就有戏吗？





## 二手球其妙



我有个一点儿也不远大的追求——盼着有一天只打新球而不打二手球。

初学打球时，每次下场都要丢球，一场球丢三五个是家常便饭。尤其在山地球场，小球滚下斜坡就没影儿了。而在水域球场似乎犯有恐水症，明明可以轻松超越的距离却偏往水里打。这些障碍物有着心理暗示作用，后来我才恍然有悟，原来这是球场设计者用来唬老百姓的。你愈是心里想拿它不当回事其实就愈当回事，一念之差便中了圈套。

丢球多，人就会本能地计算机会成本。那些名声响亮品牌的小球都是洋玩意儿，一盒12个，即使再便宜的也要几百元人民币一盒。其实它们都是 Made In China，还没出口就转了内销，在国人眼中未免贵得离谱，于是3~5元一个的二手球就成为初学者的最佳选择。

大概算小账不算大账是许多人的思维定势。我有一位球友，宁肯花1万美元的机票坐头等舱去美国打球，花上千美元买个漂亮的球袋看着赏心悦目，却舍不得用几十美元买一盒新球，还喜欢跑到人家的池塘边去捞下水球。每当回国，球袋里捡回的球比带出去的球还多。

在我看来，二手球自有妙处。在我所不知的领域，存在一个丢了捡，捡了卖，买了再丢再捡再卖的大循环，许多所谓二手球其实是三手或四手球。只要肯再多花一两块钱，便可以从相熟的小铺头里买到几近全新的二手球。还可以指定品牌与型号，等店家攒够了，一买就一水儿崭新。这样的新球往往是被信心十足的球友一杆打歪，丝毫不损，就从一手沦为二手，成为草坪员或农民工的生财之道。

更有趣的是，有些球还堂堂正正地印着主人的姓名、籍贯或所属企业，如果遇上型号合手的，收集一包印有张三李四王五的小球饶有趣味。这类球特别经打，可能也是心理暗示作用，打别人的球没压力。有一只署名“李金贵”的球伴随我足有两三个月，一次眼看后九洞都快打完了，球童得意地说：“今天一个球都没丢呢。”他刚说完，就被我一杆